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二十一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四十三

萬言書

上 皇帝書

歐陽 永叔

月日臣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 皇帝陛下臣近准 詔書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當今急務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 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者也納一言而可用雖眾議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致之理矣臣伏見 國家大兵一動天下騷然 陛下思治亂之安危念兵民之困弊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而兵益日老賊益日彊併九州之力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妄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 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之勞而不知致理之要也近年朝廷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年來眾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也臣伏思 聖心甚憂而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才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用之臣也此五者 陛下所憂其未有而臣謂之皆有之然 陛下未得而用之者 陛下未思其術也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西平蜀國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是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蓋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也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素盡有天下之富彊人眾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司任用之臣然 陛下皆不得而用之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

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煩而不信賞罰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而賞罰不濫行是以謹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二帝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收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衛霍之材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為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唯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漢之天下然則禦邊掌策無料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欲平復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才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疆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權柄不出於已方今外無疆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為何憚而久不為哉若一日赫然奮威權以臨之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俗不信令頻改則下難入今出令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至於每有處置之事天下知朝廷未有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拍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官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文牒縱橫上下莫知遵稟官吏軍民或聞而嘆息或聞而竊笑號令如此欲感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古今人君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無權雖有人不可用也臣嘗聞太宗皇帝時王全斌等破蜀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蓋是時方伐江南故黜全斌

與諸將立法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 太宗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西將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逗遛法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是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二則其他可知數年已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集之兵所有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法往來州縣怨嘆嗷嗷既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練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以勞民力運輦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無實之法教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悞何可及乎故事小大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萬事不可盡言臣請直言其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眾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四十萬人是用兵多敗而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兵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其他以三五千入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蓋兵不在多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為少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虜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

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中統制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也故常戰而常敗願陛下赫然奮威飭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四五十萬人古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勝多者以此也今無實效但務添多耗國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或出于士或出于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唯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今國家求將之意雖切遷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夫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之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癡鍾跛躄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

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州之卒幾為國而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威精求英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唯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臣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為報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耀兵單于臺不過十萬人尚能困其國力况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唯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唯陛下以威權力責之乃有期耳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

其次伐交北虜通好近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
意何在蓋見中國頗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耳今
督勸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
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西北欲併
一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
入擊敗一虜則北戎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
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
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二
國有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
也假令二國刻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
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刻日之期此兵
法所謂親而離之亦伐交之策也昊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長有
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
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
意者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
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勢不可失之時彼方
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師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
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
氣漸斲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
願陛下不以臣言爲狂密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
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常
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非無才智之人陛下摠治萬
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固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
動循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
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
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
精別平居無事常患太多而差除不行但臨事要人常曰無人
使用自古任人之法無如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謂以舉主轉

官爲進賢犯罪即黜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臧濫者各舉貪濁之人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懦者各舉不才之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秩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誅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察之法哉唯犯臧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臧吏與不才之人爲害等耳今臧吏因自敗者十不去其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旣無別則眞子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故也明賞罰責功過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三弊五事臣旣以詳言之矣唯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災見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其外事理如此殆非遲疑寬緩之時唯陛下留計狂直甘俟誅夷臣昧死

上 仁宗皇帝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

老蘇

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群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且不幸有負薪之疾不克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其踈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

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度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効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嘿嘿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踈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者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効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吏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功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于苟外使陛下皇皇汲

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賞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

其罪其罪當然然後 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 朝廷安敢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者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父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况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 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無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畧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 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

封

卷之四十三

三

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 朝廷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惟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者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勾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爲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躡次以至于

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而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強勉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 其三

曰臣聞自設官已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發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

非

方四十三

九

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 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所舉刺者為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謂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不敢盡言 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 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與奪富貴

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旣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

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此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說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攬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

之所謂武舉者蓋踈矣且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龕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策之權略之外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遠臣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

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材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泣之凜凜如鞠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徹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采必有個儻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

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
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
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
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息而不
脩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
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使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
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及出群之才則
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
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
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
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
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
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
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
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敵襲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
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
不甚畏敢有煩言以黷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
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
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其來歲當以其如
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
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爲夷狄笑而
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
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辨士亦安所効
用彼夷狄觀之以爲樽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辨軍旅之際固宜其
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
有常人惟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
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
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

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爲
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
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
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所沛然洗
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
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越趨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
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靡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
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
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所爲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
必以爲少恩而天下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
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
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
爲辭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
惜乎推恩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
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
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
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
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爾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
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
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飢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
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疎
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
言直今日幸而未立於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
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
陛下擢用俊賢意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
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
有立若猶未也。雖賢人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
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龔狎戲慢以求親媚

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陛下不踈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昏道於宦官珠玉錦綉所以爲賂者不絕於道以間閼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乎去而踈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琳爲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屍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唯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旣去之又去之旣踈之又踈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幃闥洒掃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根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謀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辭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唯陛下寬之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四十四

長書

上范司諫書

歐陽永叔

月日具位謹齊沐拜書司諫李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任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

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而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正足屹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豈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

鬱作相欲裂其麻纓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
叛將彊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
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
朝拜官而文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
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
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
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
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
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
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莽坐誦書史常恨不見
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
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
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
之惑則幸甚幸甚

長六、六、十五、二十、二十一

上田正言書

曾子固

伏聞詔書以執事直諫院不勝喜賀夫以執事蓄才美知古今博
學善論得失法度朝廷固以公卿待執事不止爲諫官也然輦區
區致喜賀者亦有云也方今內外居位之士以千數貴者賤者奉
措趨嚮一本於苟且天下沒沒日就衰缺慮終不可更興起四方
每見用一偉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特達用之其能使古道庶幾
可復見乎羣臣顛顛思見其爲國家興太平也天下旣以此望之
而又爲公卿大夫侍從司計謀持紀綱之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
言使四方聞之皆曰天子明於知人而衆君子不負天子之知
天下之望矣其又默默而自欺也豈國家用賢者意適然哉四方
有司論而疑且歎息者矣始者執事爲天下主軍畫在外朝之士
大夫每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爲之至今而乃爲
諫官非大位然論議一皆司之則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剛果有
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上無不聞下無不達也諫官與時俯仰

則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悉下欲言而不通矣非直如此又且導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歷觀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與不則為諫官賢不肖立定是非凡居其選者固以一人之身而繫天下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也其重較然者於內外之利病主雖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爭而捨之主雖力止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于再三則釋其位而去矣可也固非謂從時重而鄉背者也今世有為諫官者設曰吾某日言某事吾塞責矣及章下而省其言不過越趨簿書畦壟間淺事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然則迂僻誕幻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聽又不引去者天下以為是非固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舉曰賢而能諫諍也天子以為然而遂用之今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自同於衆人固不可也然世儻有不顧其不可而為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也徒以一時文字聲名傾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悅附而蹈利者之所

長六八十

方四十四

三

為非有志者所忍肆也昔漢有公孫杜欽郭令永皆賢良選用計其一時之名迹不減於今世也其才豈盡不及今人哉當時既得名位而終於無所開陳以至於泯泯其始於人而以為安矣由今觀之則諛之迹固不可掩也後人已見其如此又忍循其邪徑乎竊計須自擇也天下自唐天寶以來上下汲汲以謀相傾材力相長雄兵相制伏百姓靡靡日入於困窮生於困窮欲勿為罪戾不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歛未休可為大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將終為身謀而已則鞏言雖切何用若欲興太平報國家則願無容容而隨俗也矧執事計當世之得失已詳矣忿世俗之垢玩有素矣士君子用捨去就輕重之分又豈不盡知而熟曉也鞏是以聞成命而不覺喜且以為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少助思慮今世布衣多不談公道鞏未嘗一造而輒吐情實有所發憤也伏惟不甚怪怒而省察之

上蔡侍郎書

石守道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夫吏也人生而材不備
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故曲者直者酸者辛者仆
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
美故剛者柔者暴者舒者急者復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是也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
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
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
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其喜怒哀樂合於中也則
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
而絕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吉之先見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
知善不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
見天下之有未得其治則憤悶發於內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者於
外猶不知協於中邪拂於事邪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
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冬集至闕下有人密道閣下之語於介者

長六、七、八、九

方四一四

甲

箴規訓誡丁寧切至如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孔思中庸之篇釋
然大覺前日之抹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夫
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閣下毆介歸之于
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閣下納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折於
介而閣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閣下仁育陶宰為至厚矣今西走蜀
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為勞以平生未得一登閣下之門為恨引首
南望不勝拳拳之心不宣介再拜

與裴負外書

裴君負外足下前日專使至厚賜長書目駭心悚流汗竟趾非所
當非所當夫咸章韶夏至樂也不奏於夔牙之府而奏於鄙俚惡
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兔腰褭逸馭也不聘於王樂之前而驚
於市人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然而餒甚者人饋之以大牢雖
食之不知其旨而知貪乎味也如渴甚者人飲之以旨酒雖啜之
不知其醇而知嗜其甘也固亦心腹飽飲而靈府浹洽也噫文之

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黃州孫漢公輩相隨而亡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統五音之有會而淫注之聲百千萬變徒囁囁惱人心噪噪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益分波派彌多天下悠悠其誰與歸輕薄之流得斯自騁故雕巧纂組之辭徧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怪詭誕之說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趨而之於堯舜周孔之聖人惟詰屈一徑而已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為芟去其荆棘遂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磧人由之直之於聖不有徑曲小道如依大塗而行憧憧往來舟車通焉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如動無有阻礙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茲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以為懼也然則吾願與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人焉來書過稱將走六服之外至於萬百里而避之也豈敢當惟足下無中道叛去不宣介再拜

長之六十一 方四十四

五

上王待制書

朱晦庵

月日具位某敢薰沐裁書再拜以獻 知府待制侍郎某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時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者無一不繫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為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心之拳拳慕用不少衰也聞其進為世用則私以為喜聞其扼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乎要其所就而觀之則終始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嘆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蓋亦不足以定知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安所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以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任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平昔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

仁格物不敢死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為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之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語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為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為館閣時所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為在史館在臺院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所為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筆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其中讀之直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古人頑廉懦立之効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為務然豈不曰士大夫之賢者乎哉今以前日失望於諸公者自懲而無復此意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某之里閭交朋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

夫而事之而自傷无狀不得從賓客吏民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寅緣與其向來無取鄙妄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棄狂僭為可罪而辱枉手書以抵宋侯盛有所稱道切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碎色也邪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某之愚未有以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射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者日益固擴而充之者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繫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无所俟於勉強然以其耳目之所睹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况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

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哉某
又聞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而必曰盡精
微極高明矣而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而必曰博厚崇禮蓋不
如是則其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以居上不
驕爲下不倍有道足以興光道足以容而无一偏之弊也某之區
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此措
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爲一事也狂易无取明公
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注公聲問密迹竊計有足
樂者比來以時通問否乎此公涵養渾厚寬靜有谷使當大用
必有不動声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用於世引
類之幸其必有以先矣某杜門養親足以目遣昨嘗一至湘浙少
資友朋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書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
歸朝廷則某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齋未有瞻拜之期向
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侯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

拳拳之懷伏惟昭察

上趙先生書

石守道

謹上書先生左右介近得姚鉉文粹及昌黎集觀其述作有三代
制度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或
序記或書箴必本於教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爲之辭大者
驅引帝皇王之道施於國家敷於人民以佐神靈以及蟲魚次者
正百度叙百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爲文
其主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敏多
聲律調諧而已雕鏤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真於教化仁
義禮樂刑政則缺然无髮髻者易曰文明以正觀乎人文化成
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堯則曰聰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
于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
何其衰乎去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寂寥缺壞久
而不振者非今之人不賢於唐之人不能爲唐之文也蓋其

弊由於朝廷。朝廷好時俗，習尚漬染，積漸非一朝一夕也。不有之賢奮袖於其間，嶮然而起，將无革之者乎？唐之初承陳隋剝亂之後，餘人薄俗尚染，齊梁流風，文躄卑弱，氣質叢腥，猶未足以鼓舞萬物，聲明六合。逮章武皇帝負義，軒之姿懷，唐虞之材卓然起立於軒墀之上。武功戢定，海內刮疵剔瑕，乾清坤寧，以文德化成天下。驚潛燭幽，雷動日烜，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李獨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以空桑雲和千數百年，希闊泯滅，已亡之曲獨唱於萬千人間。衆人耳慣所聽，唯鄭衛沾滯之聲，忽然聞其太古之上，無爲之世，雅頌正始之音，恍惚茫昧，如喪聰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陋而竊笑者，有怒而大罵者，叢聚嘲噪，乃口應谷，聲无窮休。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居易而已。吏部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數十子，亦皆協贊附會，能窮精畢力，效吏部之所爲，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萬百千人之

衆能起百數十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於日月，渾渾灑灑，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今天子繼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然，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曳組，森森布列，行義起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邈乎不可視於唐，居上者點畫語，言絳織章句，如彼畫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爲質，但誇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爲美，但誇其彫刻之工，文理之縟，載毫釐筆，窮山刊木，模刻其文字，布于天下，以爲後進式，後進耳所習聞，聲名赫奕，位望顯盛之者，惟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吏部、柳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見，制作淫麗，文辭侈靡者，惟是。不知前世有三代兩漢，鉅唐之文之懿也。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長而組綉於手，天下靡然向風，浸以成俗，吁！无變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唐之弊，變之待吏部也。繼唐之文章，紹吏部之志，唯先生能先生。无與讓先生，識與天地相際，接季臻古今，緼與名節，德配人

倫師表所謂有臯夔之才伊呂之志周孔之道軻雄之文施之於一國之間和風仁聲沛然其洽矣施之於廊廟之上皇猷帝功卓然其成矣而命與才矣四十始登一第仕纔得上農夫之祿料不能得居朝堂之上調燮元化訐謖百度堯舜其君仁壽其民也天豈虛生先生於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至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欤孔子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虛生也存厥道于億方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淫文害雅世教隳壞扶顛持危當在有道先生豈得不為乎仲尼有云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為則請先生為吏部介願率王建中之徒為李翱李觀先生唱于上介等和于下先生擊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掎之介等角之又豈知不能勝茲千百千人之衆革茲百數十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為盛與大漢相視鉅唐同風哉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正人

才四十四

九

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揚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宣尼之業者五只不得而讓也吏部不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吾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蓋知其道在己不得而讓也今也道實在於先生先生豈得讓乎介竊痛斯文衰道不充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賢儒君子天下所屬意豈特區區小子竊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

與張祕校書

歐陽 永叔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賦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无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按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散駁冗者欤然後益知足下之好李其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李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

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元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耶。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以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

年

卷之十四

十一

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闕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不誅，放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孝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无形爲至道者，死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无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万世可行而不变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无用之說，是非孝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之道也。然脩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爲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上丞相書

范文正公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踈拙且驚且懼况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无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瀆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孝勸孝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辯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及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羣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与適道然必顧瞻礼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孝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為孝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

長

西十四

十一

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与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无穷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 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孝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孝育天下之才 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季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萃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六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所量恐非 朝廷勸孝育才之道也何哉 國家勸孝育材必求為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 朝廷教育之本意也况文有精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

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无復啟發逮于後季差之益遠如此則制利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為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季校設科率率賢俊以趨之各使尽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為此一率儻昌言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又不充風教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任也當有吉甫輩頌吾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无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上蘇學士書

黃魯直

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无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眉宇於眾人之中而終不得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季問文章度越前輩大

四十四

十二

雅豈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補郡輒上最課可謂聲實於中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為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晚季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借使有之彼非用於富貴榮辱顧日暮計功道不同於謀則愚陋是已无好季之志訑訑予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歲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固未嘗得望履幕下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知季以來又為祿仕所縻聞閣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幕府在於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齊斗管使有黃鍾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故有數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人之賢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書者故竊取焉非閣下之豈弟單素處顯何特不可直不敢也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一章賦諸從者詩云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者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與我並世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今此未見而寫我心矣春候暄冷失宜不審何如伏祈爲道自重

上孫端明書

張文潛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爲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愠一樂正子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爲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願爲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閑於其前儉巧伺於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俛仰而有就故戛戛乎其執欲合而常難

長

方四十四

十三

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拍之爲不可逢之會豈可勝嘆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未生三十五年矣其聞執事之名亦久矣方先帝時羣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爲正人大丈夫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挺然於羣枉之中其進退用捨係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於公久矣然中間何其屹屹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拍以爲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然聞之道塗以謂入陪輔弼實在旦暮夫如今日之所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於絕望而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不寐而止也未之家弟未幸得望履幕下衆嘗欣然自負以爲辱公之知而未今也爲令沈丘不量其賤且愚喜爲執事一道之而未之家世單寒無勢力自援於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區區之心未能自甘於無用來

歲之春公將有薦其屬爲京官者未願沾其一乎夫天下之士願奔走於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天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未再拜

上文潞公書

張文潛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言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無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詩者宜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於中而無僞詩導其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說也夫文章之興其變多矣惟詩獨邇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

長

方四十四

十四

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未必作於其人而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之風俗微至於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而使有司以取采而藏諸大師又播之樂章大者薦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政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述不可勝記其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籍籍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於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於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其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蕃穢而撫其真刊落蔓衍而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切見之於詩句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華發秀於春成材布實於夏淒

風冷露鳴木墮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天寒飛霰而冬至一歲之間
无一日隙以人之无情對物之无定候則感觸交戰旦夜相召而
欲望其不發于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盖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
雖欲不為有所不能

上曾子固書

張文潛

其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煩簡舒歛
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疆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
為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
之則潛德遁志不可隱伏盖古之人不知言則无以知人而世之
惑者徒知夫言与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
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与夫无其德而
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為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
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
氣侑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煩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

方十四

十五

其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
而非對也異而自繫而非私也徬徨悲嗟卒无有省之者故剖志
抉慮以死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明麗而可悅
也如秋風夜露凄怆而感惻也如神仙煙雲高遠而不可挹也推
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喜讀太史公韓退
之之文司馬遷竒邁慷慨自其少時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孝長
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踈蕩明白
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
激而不洩者韓退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超
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瓌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呼退之之於
唐蓋不愚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
孝又能獨立於道德滅裂之後纂承孔子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
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紛宋興
鉏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

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无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爲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聽其舊而唯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爲之冠其文章議論與之上下聞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屹然歐公之所畏忘其後來而論友者也其自初讀書即知讀執事之文既長而思之廣求遠訪以尽攬其變嗚呼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者歟

